

淳南遺老集

二



淳南遺老集卷之六

淳南王若虛從之

論語辨惑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孔子不許東坡曰古者行禮視其所有而已遇其有則脫駟于舊館人及其無不捨車于顏淵胡氏曰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非誠心與

直道也君子之用財顧義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予謂胡氏之論若勝于東坡然喪具稱其家貧而不
以死傷生古之道也雖于父母且然况卑幼者乎以
子之槨而奪師之車其不量彼已不識重輕亦甚矣
在禮意人情自當拒之何必如胡氏之辨析哉味夫
子才不才之言吾不徒行之語其責誚于路者可見
矣若夫脫驂之賻則我周之也我自周之何所不可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

知生焉知死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
寔而妄意幽遠寔拒而不告也而宋儒之說曰人鬼
之情同死生之理一知事人則知事鬼知生則知死
矣不告者乃所以深告之其論信美但恐聖人言下
初不及此意而子路分上亦不應設此機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于邱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說者以為因孔子之言而不敬
子路故孔子復以此解之夫子路之為人門人知之

亦諫矣鼓瑟一事雖夫子所不取亦未為大過也而遽不敬焉何好惡之輕乎蓋其所以不敬者不獨在此也當是兩章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字當移于此通為一章詳其文勢大似有理或併移回賜事亦可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橫渠曰司馬牛多言而躁就其人之材而言之便曰其言也訥告仲弓又

別告顏子又別樊遲最其下者故告之以愛人楊龜
山曰司馬牛問仁而告以其言也詎則曰斯謂之仁
已乎問君子而告之以不憂不懼則曰斯謂之君子
已乎此非切問近思者其易于言可知矣夫人不可
易為之則言之固宜詎也游定夫曰夫子答樊遲曰
先難而後獲答司馬牛曰其言也詎皆未可言仁也
也三說甚得夫子本意

子夏告司馬牛以四海皆兄弟姑以寬解其憂云耳非

謂真如己之兄弟也故胡氏以為意圓而語滯晦菴
亦云不得已之詞讀者當以意逆志而楊龜山遂曰
天下歸仁非兄弟而何士或以無兄弟為憂者皆自
私之過然則塗人無非我親而天屬不足貴矣而可
乎楊氏語錄以郭子儀不問發父塚之盜為能忘物
我傷義既甚而今復有此論豈非流入于異端而不
覺耶林少穎曰子夏之言近于墨氏之兼愛意則廣
而言有病又云子夏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己喪其子

而喪其明何不曰四海之內皆吾子也予謂林氏既知病其言則此言不必出但云何不以寬牛之意自寬則可矣

子貢問政夫子答以民信之又曰民無信不立夫民信之者為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為民信也為政而至子不為民信則弼今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勸而罰不可懲委靡頽墮無事不能立矣故寧去食而不可失信蓋理所必至非徒立教之空言也注疏甚明固

無以易而晦菴過為曲說夫三者初無先後而曰兵
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信于民者在我而曰
以民德而言則信者民之所固有不立者國之事也
而曰民有以自立其義迂回皆不足取雖然此一信
字古今誤認者多矣豈獨朱氏而已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由也至必使無訟此自三章不
相干涉但記者以類相附耳尹材曰子路言簡而中
理故片言可使罪人服子路重然諾恐不果踐言故

無宿諾此說為是晦菴曰子路忠信明決而人信服之故能以片言折獄而所以取信于人者自夫素無宿諾而養之過矣夫然諾之信豈所以服罪人者哉林少穎曰子路一聞夫子見與之言遂有驕恣之心方且無宿夜然諾不待明日必條而行之欲天下之人信也孔子見其如此故復抑之蓋三句只是一段與乘桴浮海衣敝緼袍章同例其說益迂不足取也所謂片言者特甚之之詞自當以意逆志而晦菴遂

云不待其詞之畢過矣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則繼之以舉直錯枉之言子夏廣之而及于舜湯舉伊臯之效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關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則曰知人之功用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為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菴無垢之徒皆以為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曉豈以樊遲屢疑子夏深嘆且有遠不仁之說故委曲求之而至

于是與竊所不取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古
今解者未嘗有異說而張無垢曰自者由也如自天
祐之之自朋友之道所以不終者多由取辱之路以
交之也設數以鈐制而不忠告之取辱也危言以控
阨而不以善道之取辱也制之于已然禁之于已發
非所謂不可則止取辱也平居探其所志觀其所趨
倘有不善之萌非道之念則要之以禮正之以義所

謂不可則止也其迂謬可笑甚矣而反以先儒為非此亦過于厚而不知君子之中道者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致興喪者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即下文不幾乎之幾耳三字自為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于興喪然亦有近之者此意甚明初無可疑而晦菴乃訓曰為期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無謂甚矣

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蘓氏曰

此有謂而言不知其謂誰子貢之問必有所指不然
從政之人非一而舉以為斗筭可乎此論亦有理張
無垢乃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貢正犯夫子之
禁故夫子自稱如此予謂天子之過庶人得以議之
而謂士不可非其大夫乎此說蓋出于孫卿未必聖
門之事就使誠然但不可昌言于衆耳師弟之間真
寔語話何必周謹如是哉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晦菴曰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必其無可取之實其說是矣東坡曰此未足以為君子也為問者言也以為賢于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予謂此論雖高然善惡異類猶冰炭也妬賢醜正亦小人之天資豈能盡以媿恥望之哉使凡不善者皆知見善人而恥之則世無小人矣抑孔子

之觀人初不以此若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
焉則亦親求其實而已豈徒取決于鄉人之好惡哉
胡氏曰憲問一篇疑皆原憲所記懽夫曰論語本無篇
名今之篇亦不成義理如學而述而子罕之類是何
等語且章自為指不相附屬豈可以兩字冠之此蓋
後儒以簡冊煩多欲記習之便因其科節以為號前
輩既已辨之矣胡氏徒見前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
一篇悉原憲所記此臆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

篇自吾道一貫至君子欲訥于言十章出曾子門人
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說者不一或謂明理而無所疑
故不答或謂嫌以禹稷比已故不答或謂禹稷之有
天下止于躬稼其言不盡故不答或謂為善非以干
祿而祿以天下尤非學者所宜言故不答或謂雖不
形言必有目擊首肯之意是皆臆度非必其真張無
垢曰此章全在不答處聖人立論坐見萬世之後要